

中國文學精華

注 音

歐陽永叔文

編選生本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音注歐陽永叔文（全一冊）

◎

實價國幣一角八分

（郵運匯費另加）



輯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注音

歐陽永叔文

揭要

傳稱公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今讀公之文，排釋老，述周孔，澤於道德詩書，其旨合矣。至其行文，則以沖淡夷猶風神宕逸爲勝，似又非沾沾取法於韓也。儲同人先生之評公文曰：「若化若遷，油然而生，勃然而長，沃然而茂，卓然而立，夫是之謂自得。」得之矣。

小傳

先生名修，宋廬陵人，觀子，字永叔，自號醉翁。舉進士甲科，慶曆初召知諫院，改右正言，知制誥，時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徙揚州、穎州，還爲翰林學士；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間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

心輔政，熙寧初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晚號六一居士，謂集古錄一千卷，書一萬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鶴一雙也。卒諡文忠。有新唐書、新五代史、毛詩本義、集古錄、歸田錄、洛陽牡丹記、文忠集、試筆居士集、六一詩話、六一詞。

注音
歐陽永叔文

目次

本論中	一	釋祕演詩集序	一一
朋黨論	五	集古錄跋尾十首	一一三
秋聲賦	八	集古錄目序	一三三
唐書藝文志序	一〇	送徐無黨南歸序	一三五
五代史伶官傳序	一二	擬制九篇	一三七
五代史一行傳序	一三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一四三
五代史宦者傳序	一五	與尹師魯書	一四七
蘇氏文集序	一七	祭資政范公文	一五〇
釋惟儼文集序	一九	祭尹師魯文	一五一

祭石曼卿文……………五二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八三

祭蘇子美文……………五三 石曼卿墓表……………八六

祭梅聖俞文……………五四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八九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 瀧岡阡表……………九一

銘……………五五 五代史職方考序……………九五

胡先生墓表……………六三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九九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六五 峴山亭記……………一〇二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六八 豐樂亭記……………一〇四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七二 王彥章畫像記……………一〇六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七四

尹師魯墓誌銘……………七七

梅聖俞墓誌銘……………八〇

注音

歐陽永叔文

曾滌生先生選本

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

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發，流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

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徵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通匏庖音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搜音狩獸音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

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閒，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

有一不惑者，方艷非音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蘇切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核切

戟，勇冠固玩切

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

畏慕之誠者，何也？

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秒音然柔懦，

禱音

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

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佛至中國】漢明帝永平八年，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匏】八音之一。筮十三筮。竿三十六筮，皆列管匏內，施

簣管端。【俎豆】禮器。【蒐狩】蒐，春獵。狩，冬獵。蒐者，衆人衆也。藉，圍守也。【鄉射禮】鄉，飲酒者，以時會衆飲酒之禮也。因飲

酒而射，謂之鄉射。【庠序】周曰庠，殷曰序，俱學校名。【皤然】盛氣色也。【董生】名仲舒，廣川人，爲漢醇儒。【荷】以肩

承之也。【戟】古兵器，其制與戈略同。【壯佼】壯，碩大。佼，美好。（禮月令）仲夏，養壯佼。

朋黨論

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並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王拱辰、章得象等不悅，謀傾陷之。杜衍等

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削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修乃上此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

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

眞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曆音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

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共工驩兜】共工、驩兜、三苗、鯀四人爲四凶。（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八愷】蒼舒、齔、檮、戴、人臨、魁、降、庭堅、仲容、叔浮、舜舉八愷，使主后土，撥百事，舉八元，使

布五教。【稟】旱陶爲十。【夔】后夔典樂。【稷】稷爲后稷，教稼穡。【契】契爲司徒，敷五教。【二十二人】四岳九官

十二牧，共二十二人。【紂有臣億萬四句】見（書泰誓）。【漢獻帝】名協，靈帝中子。【盡取天下名士二句】漢

之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及陳蕃、竇武爲曹節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均指爲黨人，

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按此爲靈帝建寧二年事，文作獻帝誤。【黃巾賊】鉅鹿張角，多妖術，造弟子遊四方，聚衆數十萬，皆著

黃巾爲識。按此爲靈帝中平元年事。【盡解黨人句】中平元年，帝因黃巾賊起，召羣臣會議，皇甫嵩、呂強均以爲宜解黨禁，帝從

之。【漸起朋黨之論】文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擠授，時謂牛李黨。【昭宗】初名敏，更名晸，懿宗第七子，爲朱

全忠所執。【盡殺朝士】昭宣帝天祐二年，朱全忠聚衆圍孤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時李振以屢舉進士不第，

音注歐陽永叔文

八

嘗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濁流。全忠從之，此云昭宗誤。

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
塞^音忽奔騰而砰^音湃^切，怪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音鏦^音錚^音錚^音，金
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
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
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

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
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音而爭
斫^音，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
之餘烈。

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乎渥然丹者爲槁木，黝伊音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浙瀝】雨聲。（李羣玉詩）松風瀝寒雨，浙瀝醒餘醉。

【蕭颯】風聲。（杜甫詩）蕭颯瀝秋色。

【碎泝】波浪聲

【鏗鏘

鏘鏘】金鐵相戛擊之聲。

【銜枚】枚狀如箸，橫口中，組繫於枚之兩頭，結之項後，則軍行不能偶語。

【明河】天河。

【烟

霏】霏，甚貌。

【砭】刺入也。

【縹】采也。

【蔥蘢】青色聚也。（李頎詩）松篁氣蔥蘢。

【夷則】七月律名。（月令）

秋之月，律中夷則。

【渥丹】紅潤也。（詩）顏如渥丹。

【黝】黑貌。

【星星】斑白也。

【唧唧】衆聲。

唐書藝文志序

唐書有二：新唐書，修所撰也；舊唐書，石晉劉昫所撰也。此則新唐書藝文志之序也。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傅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

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紉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

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闊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章句】分其章節句讀。【傳注箋解義疏】傳者，傳授師說而發明也。注，以傳釋經也。箋，古人記其事，以竹編次爲之。文鄭康成衍毛傳之未盡者曰箋。解，猶釋也。義，釋明其義。疏，疏通其義。

也。【田駢】齊人。【慎到】韓大夫。【列】列子。【莊】莊子。【王迹句】焯，滅也。周平東遷，號令不行，風化之迹滅，而下無詩。

【離騷】楚屈原作。【六藝】易、書、詩、禮、樂、春秋。【九種】（漢書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七略】書篇名。劉歆總纂書爲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

【開元】唐玄宗年號。【俚言】鄙俗之言也。【猥】助辭。有乃字之意。

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音成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切可海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

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姓李，名存勳，小字亞子。爲伶人郭從謙所弒。【晉王】名克用，存勳父。【梁】朱溫與克用忤，時溫已死而子立。【燕

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爲尙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契丹】國名，東胡種。至後魏時號曰契丹，唐時國

內分爲八部，梁時耶律阿保機并七部，又取突厥地，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河北北部，並內外蒙古之地。【背】違背也。

【少牢】羊也。【凱旋】軍行得勝，唱凱歌而還也。【係】縛也。【燕父子】守光及其父仁恭。【函首】以木匣盛其首。

【梁君臣】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謂臯市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之，卿可斷吾首，麟弒梁主，因自殺。【倉皇東出】李嗣源

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神色沮喪，登高而歎。

五代史一行傳序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

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

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核孟切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

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

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子倫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

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天地閉二句】見易乾卦。

【藥】似此而大。

【包羞】杜牧詩：包羞忍恥是男兒。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入少

室山爲道士。晉高祖時，累徵不起，賜號逍遙先生。

【張薦明】燕人，亦爲道士。晉高祖時，賜號通玄先生。

【石昂】青州臨淄人。喜

延四方之士。晉高祖時，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上疏諫，不聽，遂稱疾歸。

【程福贊】晉出帝北征，軍士因在京師縱

火，福贊身自救火，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不宜以小故搖人心，因匿其事。後爲人誣與亂者同謀，下獄死，終

不自辨。【李自倫】梁州人。六世同居，所居號爲孝義鄉。

五代史宦者傳序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竹風切人之意，小信固人

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

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據音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至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決音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聲存入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帷闥】帷，幕也。闥，門屏也。

【質】典押也。（左傳）周鄭交質。

【摔】手持也。

【唐昭宗】名晔。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等大

懼，幽帝少陽院，共立太子裕。其後朱溫盡殺宦官，昭帝卒爲朱溫所殺。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冀土不能消蝕，食音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音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仲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政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利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

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

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低激切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

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子美】名舜欽，開封人。

【太子太師】宋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

【杜公】名衍，字世昌，山陰人。仁宗時爲相百日而罷，封

祁國公，卒諡正獻。

【蝕】凡物侵蝕皆曰蝕。

【擠】排擠也。

【五代】謂宋、齊、梁、陳、隋也。唐初文章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工等，

皆沿用駢偶，未脫五代綺靡餘習。

【韓李】韓愈字退之，李翱字習之，爲文皆宗秦漢，始復於古。

【元和】唐憲宗年號。

【酒

食之過】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

右班殿直劉巽輒用器故紙公錢，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除名，

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齒】年也。【天聖】仁宗年號。【擿裂】擿，挑裂碎也。猶言務爲細碎也。

【才翁】名舜元。按《宋史》舜元字子翁。附《舜欽傳》。

【穆參軍】名修，字伯長，鄆州人。以古文稱。舜欽兄弟多從之遊，爲

州文學參軍。

【評事】漢置廷尉平，掌平決刑獄，隋改爲評事，屬大理寺，唐宋因之。

【集賢校理】官名，唐有集賢殿校理，宋因

之。【長史】大都督府中官。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

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閒。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

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其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音音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

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見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善】儼爲之，曰善。

【曼卿】姓石，名延年，宋城人，爲文遒勁，而詩尤工。

【汎愛】博愛也。

【浮圖】同浮屠，僧也。寺塔，亦曰浮

屠。

【偃】休止也。

【明堂】王者之堂。

釋祕演詩集序

祕演，山東人。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

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

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

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閒。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閒，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音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

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音其藁他各切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嶮渠勿嶂，音律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濟】今山東濟南等地。

【鄆】今山東鄆城等地。

【法】開也。

【藁】無底曰藁。

【嶮嶂】高峻貌。

【洶涌】水之聲。

勢也。

集古錄跋尾十首

右漢公昉仿音碑者，迺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爲公昉修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者邴音老相傳，以爲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啖切惰懶瓜，旁有真人居，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從，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卽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爲御史，鼠嚙臬音被具，君乃畫地爲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敕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脩音脩然與之俱去。其說

如此，可以爲怪妄矣！

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_升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說而黜_切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_仁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迺】與乃同。助辭。

【漢中】_{漢中郡}，統陝西、漢中、興安、湖北、鄖陽諸府。

【太守】秩二千石。秦本名郡守，漢景帝時始稱太

守。【南陽】_{郡名}，河南舊南陽，湖北舊襄陽府之地。

【著】（禮）六十曰者。

【王莽】漢孝元皇后之姪，字巨君。穉平帝立

孺子嬰，莽攝政，號假皇帝。

【居攝】居攝政之位也。代君主行統治大權，曰攝政。

【真人】得道之人。

【谷口】山名。在河南洛

陽縣西南三十里，谷水所出。

【府君】漢時爲太守之稱。

【御史】官名。秦漢並爲親近之職，長官曰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次曰御

史中丞，掌祕書筆司糾察。

【嚙】噉也。

【尉】古官名。典獄及捕盜之官多稱尉。

【脩然】疾貌。（莊子）脩然而往。

【黜】撤

去也。【豎子】童子也。【金石】金、鐘鼎之屬。石、碑碣之屬。

右漢太尉劉寬碑陰題名，寬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

吏所立之碑陰，其別列於後者，在寬子松之碑陰也。寬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其裔孫胡城公爽，以碑歲久皆仆赴音於野，爲再立之，並記其世序。

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蝶音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爽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爲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

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路音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苟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

【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因之，其尊與丞相等。武帝改爲大司馬，光武復名太尉，居三公之首。

【劉寬】後漢華陰人，字文饒。桓帝時，

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辱而已。靈帝時爲太尉，卒諡昭烈。

【中平】漢靈帝年號。

【咸亨】唐高宗年號。

【裔孫】遠代子孫。

【仆】身倒地也。

【譜牒】家譜。紀一族之事。

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助切存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敝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

【王獻之】晉人，字子敬，羲之子。工草隸，與父並稱二王。

【淋漓】雷瀟貌。

【翫】玩索也。

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陣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皆數百年，其荷致我天之祐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

實自贖殺人之咎爾。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及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撰，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余所錄也。

【昭仁寺】（大典錄）破薛舉幽州，立昭仁寺，勅朱子奢撰新寺碑誌。

【幽州】古十二州之一。舜分冀州東北爲幽州，今河北遼寧二省。唐則專以今北平爲幽州。唐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

【薛舉】唐金城人。武敢善射，隋大業末，爲金城校尉。與子仁果起兵，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興，盡有隴西地，遂僭號於蘭州。武德初，秦王禦之大敗，誤乘勝直趨長安，方行，病死。

【皆建佛寺】如破王世充洛州，立昭覺寺；破劉武周汾州，立弘濟寺；破宋金剛晉州，立慈雲寺；破霍老生呂州，立普濟寺；破竇建德鄆州，立等慈寺；破劉黑闥洛州，立昭福寺。勅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分撰新寺碑誌。見大典錄。

【桀紂】夏商末世之暴君。桀名癸，湯滅之；紂名辛，武王滅之。

【荷】承惠曰荷。【祐】助也。【撥亂】撥，轉也。（公羊傳）撥亂世，反之正。

【朱子奢】唐吳人，善屬文，累遷弘文閣學士。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也；然代天而治物者，當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萬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

罟，音古，切研以佃。切研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庖犧】伏羲也。養犧牲以充庖廚，故曰庖犧。

【類】隨也。（左傳）晉君知能而使之。

【罟】網也。

【佃】田獵也。

【漁】捕

魚也。

【浮圖】見前釋惟儼文集序注。

右司刑寺大脚跡，並碑銘二，閻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已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爲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魚遯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

佛爲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解者矣。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九音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爲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

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錄，錄之者所以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

【閻朝隱】

字友侑，唐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先天下爲秘書少監。

【匪手二句】見

（詩大雅）

【武氏】唐高宗之后，名曠，許州人。高宗崩，臨朝稱制，廢中宗，改國號周。

【蒙福】蒙受也。（後漢書）家必蒙福。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

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

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切欺
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唐玄宗】唐中興之主。睿宗子，名隆基，誅韋氏，奉父睿宗即位。旋受禪，在位四十三年。

【瞻】足也。（孟子）此惟救死而恐不贍。

【超去】猶云登仙也。

【解化】脫凡體也。

右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爲貴也。玄宗自除內難，奴案切遂致太平，世徒以爲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爲政知本末矣。然鮮鬼演切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音似水，其五、穰音穰，其六、舞陽。

【除內難】指誅韋氏言。

【鮮】少也。

【克】能也。

【河內】漢野王縣。隋改河內縣，今爲沁陽縣。

【虞城】今縣名，屬河南。

省。【汜水】今縣名。漢成皋縣，隋改汜水，今屬河南省。

【穰】（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穰縣，故城在今鄧縣東南。

【舞陽】今

縣名屬河南省。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

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拜上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平泉】莊名。在河南洛陽縣南，周四十里，德裕別墅。

【李德裕】唐贊皇人，字文饒。武宗時，由淮南節度使入相，封衛國公。宣宗時，

爲忌者所構，貶崖州司戶，卒。

【鬼谷子】縱橫家之祖。相傳爲楚人，姓王名詡，居鬼谷，因其所居，稱曰鬼谷先生，著有鬼谷子一書。

【捭闔】猶言開合。鬼谷子有捭闔篇。蘇秦張儀師事之，學其術以爲游說之方法。

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十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子，是歲天子躬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篡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瑭唐晉以太原反，召契唐晉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存或亡，其存者，獨有千仞唐晉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華嶽】山名，在今陝西華陰縣。

【開元】唐玄宗年號。

【清泰】後唐廢帝年號。

【籍田】天子親耕之田，以供祭祀者。

【封禪】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降地，報地之功曰禪。

【廢帝】名從珂，明宗養子。木姓王氏，弒愍

帝自立。【石敬瑭】用於西夷，爲後唐明宗塔。累功加中書令。清泰中，後唐末帝疑之，遂求救於契丹。契丹立爲帝，敬瑭稱吳丹爲父皇帝，入洛陽即位。國號晉，年號天福。【契丹】見前《伶官傳》序。【雁門】山名。卽句注山。在山西代縣西北。【自焚】契丹至自洛陽，廢帝自焚死。晉高祖命葬其燼骨於徵陵域中。【洛陽】縣名。故城在今縣東，今屬河南省。【太原】今縣名。屬山西省。【初】八尺曰初。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纏古恆切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文音魚。金鑛於山，鑿深而穴遠，篝鈎音火餽侯音糧而後進，其崕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

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音會稽之刻

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漶滅，散棄於山嵯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_音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_音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崕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崑崙】山在新疆南境及青海西藏間。【流沙】卽白龍堆，今嘉峪關外戈壁是。【譯】傳釋也。【鮫魚】鮫魚中之大者，出

南海，似鯊，無脚有尾。見《本草》。【篝火】以籠覆火。【饑】乾糧。【璣】珠不圓者。【湯盤】湯之盤，銘曰：布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孔鼎】《左昭》孟僖子稱正考父之鼎。正考父爲孔子遠祖。【岐陽之鼓】卽周宣王石鼓。【岱山】卽泰山，有秦

李斯刻石。【鄒嶧】卽嶧山，在山東嶧山縣，有刻石。【會稽】在浙江會稽縣。【桓碑】表雙立爲桓，碑雙立亦曰桓。【彝器】

常器。【銘】器上警戒之文。【詩序記】皆題表之文。【古文】古代科斗文字。【籒】周太史籒作，卽大篆。【篆】秦相

李斯作，卽小篆。【分】漢蔡琰以八分寫隸曰八分書。【隸】秦程邈所創，增減大篆者爲之。【顛】與專通。【周穆王】名滿。

【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九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見《禹貢》。

送徐無黨南歸序

徐無黨，永康人。從修學古文辭，嘗爲修注五代史。皇祐中登進士第，爲郡教授以卒。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_{音斯}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

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

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音而山出，予欲擢音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

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澌】盡也。

【政事言語】（論語）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

【顏回】魯人，字子淵。（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子

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藝文志】班固撰漢書百二十卷，藝文志乃書

中八志之一。皆當時所存之典籍，依劉向《七略》爲之。

【唐四庫書目】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部，置知書官八人分掌。

【榮華】植物之莖花。草木曰榮，木本曰華。

【東陽】今浙江東陽縣。【涌】泉上溢也。

擬制九篇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鄜延，二州名。西魏置。

鄜，今改縣，屬陝西省。延，宋改府，今陝西膚施縣，是其舊治。

兵馬鈐轄，官名，宋置。官高資深，充都鈐轄；其知府知州，亦都帶兵。

乃鈐轄、鈐、音符、轄下略切。

敕：國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爲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

朔音

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汀音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賓】（何雅）服也。【數】屢也。【捍】與扞同，衛也。【具官】備官也。唐以來稱備具官，僭履歷爲具官。【飛章】章奏也。飛則形容其速。【宣力】效力也。【體立】體諒也。

杜錢可衛尉寺丞制

衛尉官名。秦設，沿至北齊曰衛尉寺，宋爲客祿官。錢同鑄。

敕：朕撫有萬國，而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聊音各舉其善。具

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

可海切弟通請切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

吾民乎？往膺進秩姪音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寮】同官爲寮。亦曰僚。【豈弟】樂易也。語見《詩經》。亦作愷弟。【膺】受也。《書》：誕膺天命。

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祕書掌文書之官。魏有祕書丞，宋因之。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愚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干譽】求名譽也。《書》：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考績】考其功績也。《書》：三載考績。【例遷】升降之也。【惟思厥中二句】似擬將三載考績，商量更改。

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寧州，今雲南曲靖縣。推官，唐置。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僚屬，其後諸州皆置。

亦曰軍事推官，宋置其制。

敕：具官郭固。自邊陲非音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閒。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

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邊陲】邊疆也。（左傳）度劉我邊陲。【詰】問也。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渭州，後魏置。在今甘肅隴西縣，唐沒

於吐蕃，遂移置於今平涼縣，宋因之。簽，簽書判公事也。簡稱簽判，判官公事，宋時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宣撫安撫諸使，皆有

判官以判公事。

敕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

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音朱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

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霈音沛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尙勉哉！以稱音稱茲

舉可。

【洙】尹洙，字師魯。【琦】韓琦，字稚圭。【稱】猶言合也。

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助教，官名。晉置國子助教，助國子博士教授生徒。唐宋因

敕，郭元亨繼絕世，褒通禮切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繼絕世】世之絕者有以繼之。【先王】指郭子儀，有平安史之大功。

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漢置廷尉，掌平決刑獄。隋改爲評事，屬大理寺。宋因之。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洩郎計切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余懷！可。

【邈】遠也。【南海】縣名。隋以番禺改置。今屬廣東省。【洩】臨也。

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孫復，宋平陽人，字明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范仲淹、

富弼言復有經術，累遷殿中丞卒。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周禮）以三德教國子。【蔚然】猶言斐然也。

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中丞居殿中，故名。

敕，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泄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敕遷，勉用爾學。可。

【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亂錯，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並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

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音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同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

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協同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

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

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旱水災，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詔邪很愎^{並七切}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詔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

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仲虺】湯臣。

【繆戾】乖錯也。

【陳執中】字昭譽。始以父恕任祕書省正字，累遷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岐國公。引用王洙、石

全彬，導帝非禮。又嬖妾管小婢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劾之。【玷】辱也。【很復】愾氣自用也。【梁適】字仲賢，東平人，願之子。

曉暢法令，臨事有瞻，而多挾智數，見忤清議。御史馬適、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除官】任官也。【拯】救也。

與尹師魯書

師魯，名洙，河南人。官太子中允。時范仲淹落職，洙抗疏救，呂夷簡怒，斥監鄂州酒稅，修亦坐貶夷陵令。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始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

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

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閒，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音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嗟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

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茶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君貺】王拱辰字。

【夷陵】縣名。故城在今湖北宜昌縣東南。

【荆南】今湖北江陵縣等地。

【程】俗言站也。

【郢】州名。

治今湖北鍾祥縣。

【襄州】治今湖北襄陽縣。

【老母】修母鄭氏。

【莛】茶之老者。

【與高書】高，指高若訥，官司諫。修貽

書責曰：仲淹以非幸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云云。

【安道】余靖字。靖與修同時貶。

【楚州】治今江蘇淮安縣。

祭資政范公文

范公名仲淹，字希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_{苦何切}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

訐。_{揭音}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

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

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

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椳。_音傾巢破殼，_{寇音}披折旁枝。

害一損百，人誰不懼。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

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

辨，愈久愈明；由今所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評】舉發人之陰私。

【雖仇謂材】

呂夷簡爲相，仲淹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後復舊職，知永興。會夷簡復相，言於仁宗曰：仲淹

長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

【豈多】猶言豈不多。

【棟】正梁。

【桷】椽之方者。

【椳】屋椽。

【斂】雜鳥。須臾哺而

食者。

祭尹師魯文

師魯名洙，河南人。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切奴敬之窟，麋鹿之羣，猶不能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

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灼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憂於墜失！子於諸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不能當一獄吏】洙爲董士廉所訟，詔遣御史劉湜就鞫，湜文致之，洙因徙監均州酒稅，感疾而卒。【語言未嘗句】言不自辨白也。

祭石曼卿文

曼卿，名延年，宋城人。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

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直隻切躑廚玉切而呻伊音。嬰音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臧孤貉音與鼯音鼯音。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尙饗！

【磊落】光明貌。【崢嶸】高峻貌。【莖】枝柱也。草曰莖。【踟躕】行不進也。【呻嚶】呻，笑也。嚶，鳴也。【貉】似狸。【鼯】鼠屬。體長七八寸。【鼯】鼯鼠，即黃鼠狼。

祭蘇子美文

子美，名舜欽，銅山人。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蒲角切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音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子計切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

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遽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饗！

【小人之幸二句】時范仲淹與富弼，欲盡革衆弊以紓民。王拱辰等不便，乃以宴神事劾子美。子美除名，一時賢俊，因是貶逐。王等喜曰：吾一網盡之矣。

祭梅聖俞文

聖俞，名堯臣，宣城人。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擇，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

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伊川之上】時修調西京推官。西京，今河南洛陽縣，東南有伊水。

【山峽】謂夷陵。宋時爲縣，在今湖北宜昌縣東南。時范仲淹

以言事貶，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

【薦子學舍】梅曾官國子監直講。

【狷】褊急也。

【臆】當胸之處。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尙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

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

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感泣，去之南

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

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

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

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

字音

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葫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

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

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謹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

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

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

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艱，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皇祐】仁宗年號。

【徐州】治今江蘇銅山縣。

【吳越】唐昭宗時，錢鏐爲鎮海節度使，並有兩浙，後梁太祖封爲吳越王。四傳

至俶，當宋太宗時，悉獻其地。

【太宗】名光義，太祖弟。

【錢俶】字文德，元瓘子，鏐孫。

【南都】今河南商邱縣，宋爲南京應天

府。【祥符】真宗年號。

【廣德軍】治今安徽廣德縣。

【天聖】仁宗年號。

【晏丞相】名殊，字同叔，臨川人。【章獻太

后】姓劉氏，真宗后。

【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縣。

【楊太妃】益州郫人。仁宗在乳褓，章獻使妃護視。

【郭皇后廢】時

尚楊二美人俱幸。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佞后語，后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謾批上頰，上大怒，用呂夷簡語，遂廢后。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御史范仲淹、段少連等十人，言后不可廢，俱被黜。

【睦州】治今浙江建德縣。

【開封府】治今河南開封縣。

【呂丞相】名

夷簡，字坦夫，壽州人。

【饒州】治今江西鄱陽縣。

【潤州】治今江蘇鎮江縣。

【越州】治今浙江紹興縣。

【趙元昊】西夏

主，本姓拓跋，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封夏國公，賜姓李，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舉族入朝納土，其族弟繼遷不從，降於契丹，襲據銀州，契丹封爲夏王，太宗使繼捧鎮夏州，繼遷請降，太宗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未幾復叛。眞宗時，以保吉爲定難節度使，賜以銀、夏、宥、靜、五州，後又攻陷靈州，傳子德明。歸款於宋，眞宗封爲西平王。仁宗時，元昊嗣位，取夏、銀、宥、靜、靈、會、勝、甘、涼諸州，又取瓜沙、肅三州，依賀蘭山爲固，志稱帝，國號大夏。

【延鄜】見擬制首篇

【耀州】治今陝西耀縣。

【州】治今甘肅慶陽縣。

【築青澗城】（宋史）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按塞門廢砦，在今安塞縣北。青澗城即今青澗縣，治在膚施東北。

【承平永平廢寨】在今延川縣西北。（九域志）延川縣有永平等九寨。

在今甘肅慶陽縣北。（宋史）慶曆初，范仲淹知慶州，州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據其地，至柔遠，始號令之，旬日而成。

【細腰葫蘆】在今甘肅環縣西。（宋史）种世衡知環州環原之閒，明珠滅城康奴三族最大

其北有二州，交通西界。慶曆四年，范仲淹議築細腰城斷其路，撤世衡董其事。城成，自環州改隸原州。葫蘆，河名。

【柔遠】柔遠砦在慶陽縣北。

【橫山】今陝西橫山縣。

【靈武】今甘肅靈武縣。

【磨勘】磨勘試文之疵病。宋制，召試後有磨勘之法。

【例遷】

循例陞遷。

【任子】公卿子弟，以蔭得官。

【邢州】治今陝西邠縣。

【鄧州】治今河南鄧縣。

【杭州】治今浙江杭州。

【青州】治今山東益都縣。

【穎州】治今安徽阜陽縣。

【陪臣】古諸侯之大夫，對天子稱陪臣。

【營營】（詩）營營青蛇。

險謔言也。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切子谷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秦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

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

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宇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

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音滿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

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

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陵州】治今四川仁壽縣。【泰州如臯】今江蘇如臯縣。按宋史本傳，作泰州海陵人。海陵，宋泰州，治今泰縣是也。【明道景

祐】並仁宗年號。【孫明復】見擬制第八篇。【石守道】詳下本人墓誌銘。【慶曆】仁宗年號。【先生之法】在湖州

設經義治事兩齋。治事齋，人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白衣見天子句】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

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丹州】治今陝

西宜川縣。【密州】治今山東諸城縣。【中舍】即中舍人。一稱中允，東宮官。【緋衣銀魚】緋，赤色帛。唐制，四品服深緋，五品

服淺緋。銀魚，銀之魚。唐五品以上之員佩之。【烏程何山】烏程，湖州治，今改吳興縣。山在縣南十四里。晉太守何楷嘗讀書於

此。【杭州】治今浙江杭縣。【蔡君謨】名謨，興化仙游人。歷任郡守，有賢名，卒諡忠惠，書爲當時第一。有忠惠集及茶錄荔枝譜

行世。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

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貶音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

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之誌曰：「飭

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

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

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願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

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_音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襄邑】今河南睢縣。

【明道】仁宗年號。

【北邙山】在河南洛陽縣東北。

【伊闕】在洛陽縣南，卽龍門山，兩山相對，望之

如闕。伊水歷其間北流。見《水經注》。

【窆】葬下棺也。

【錢文僖公】名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次子。天聖八年，判河南府。【得

罪貶死】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太后崩，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眞宗廟室，以希帝意，又爲其子廢娶

郭后妹。繼文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勸之。因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緱氏〕故城在今河南偃師縣南。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讀吾切

徠來同

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

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繇山通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奔音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

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

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

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

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大學之興，自先生始。

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諂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

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切奴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汝水之湯傷音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切宋倫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類音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徂徠】一名尤來山，在今山東泰安縣。

【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縣。

【孟賁】（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力士，齊孟賁

之徒往歸焉，賁能生拔牛角。

【姦人】夏竦也。介卒，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疎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

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閩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夷簡

亦曰：發棺中，介果走北，擊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

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斷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

【鄆州】治今山東東平縣。【嘉州】治

今四川樂山縣。

【杜祁公】名衍。

【韓公】名琦。

【濮州】今山東濮縣。

【富公】名弼。

【姜潛】字至之，本符人。

【杜默】字師雄，歷陽人，豪於歌。

【徐遁】未詳。

【汶水】用山東萊蕪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泰安縣治東，與石汶、牟汶、北汶諸

水會爲運河之上源。

【桓魋】春秋宋大夫。孔子適宋，魋欲殺之，孔子有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之歎。

【臧倉】戰國魯平公

嬖人。平公將見孟子，臧倉沮之。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其後介爲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兒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

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

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附音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

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摩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銀晉有考其不在斯文。

【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縣。【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北。【陽】山南曰陽。【李迪】字復古。【孔道輔】字

原魯，孔子四十六世孫。【嫉之者】謂楊安國。【處州】治今浙江麗水縣。按：（宋史）作坐貶處州監稅。處州治今江西贛縣。

【泗州】治今安徽泗縣。【河南長水】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洛寧縣西四十五里。【應天府】今河南商邱縣。宋之南京。

【陵州】治今四川仁壽縣。【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鄆州須城】今山東東平縣。【盧泉鄉】在東平縣東北。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

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余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

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汝衛切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

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

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材君薦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

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

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與？銘曰：

有韞音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

斯！

【天聖明道】並仁宗年號。

【芮城】今山西芮城縣。

【河陽】今河南孟縣。宋孟州治此。

【新鄭】今河南新鄭縣。

【涇

州】治今甘肅涇川縣。【慶州】治今甘肅慶陽縣。【懷】治今河南沁陽縣。【定川堡】在甘肅鎮原縣西北。慶曆二年，趙

元昊寇鎮戎軍，渭州將葛懷敏禦之於此，敵毀橋斷其歸路，懷敏突圍走，至長城，濠路已斷，死焉。元昊遂乘勝抵渭州。【瓦亭】甘肅

華亭縣西北，有瓦亭山，其西麓有瓦亭關。【劉渙】字仲章。【滄州】治今河北滄縣。【密州】治今山東諸城縣。【至和】

仁宗年號。【壽安】今河南宜陽縣。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朱音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

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

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

能，亦未必盡知之也。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歿音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

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附音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絳州正平】今山西新絳縣。

【邵武軍】

本建州邵武縣，太平興國四年，置邵武軍，領邵武等縣四。

【伊陽縣】

今河南伊陽。

縣。【王文康公】名暉，字晦叔，河南人。第進士，仁宗朝，累官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公之貶】見范公神道碑銘。

【師魯上書】范仲淹貶，勸勝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

罪，臣不可苟免。呂夷簡怒，斥監鄂州酒稅。【鄂州】治今湖北鍾祥縣。【唐州】治今河南泌源縣。【葛懷敏】真定人。

【韓公】卽韓琦。【好水】今名甜水河。在甘肅降德縣東。慶曆元年，元昊寇渭州，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得勝砦，出

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秦州】治今甘

肅天水縣，任福旣沒，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濠州】治今安

徽鳳陽縣。任福敗於好水，洙因發慶州部將劉銳卒數千，以饋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涇州】

治今甘肅涇川縣。【渭州】治今甘肅平涼縣。【坐城水洛句】鄭畿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滙、董士廉城水洛通秦渭

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畿已解四路，而奏滙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

滙，不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諭狄青械滙士麾下吏，譏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晉州】治今河北晉縣。【潞

州】治今山西長治縣。【上書訟師魯】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滉就鞠，不得他罪，而洙以都將孫用由軍校補遷。自

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治今

湖北均縣。【賻】以財助喪。

梅聖俞墓誌銘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

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

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切渡內可謂君子者也。

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洽音於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廕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

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

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致音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鏗，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騶呼】騶從傳呼也。

【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城縣。

【詢】字昌言。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詳見本人墓誌銘。

【王文康公】見上。

【趙槩】見孫明復墓誌銘。

【裕】合祭。

【韓絳】字子華，開封雍邱人。

【河陽】今河南孟縣有故

城。

【德輿】今江西德興縣。

【律德】今安徽秋浦縣。

【襄城】今河南襄城縣。

【忠武軍】即許州。元豐三年，升爲潁昌府。

治今河南許昌縣。

【永濟】按（宋史）作永豐。今江西永豐縣。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

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

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者，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革衆弊以

紆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切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

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懣音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

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

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

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復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丹徒】今鎮江縣。

【石門村】在鎮江縣西。

【杜】名衍。

【上世句】

蘇氏之先，爲梓州銅山人。

【易簡】字太簡。

【滎陽】今河南滎陽縣。

【蒙城】今安徽蒙城縣。

【長垣】今河北長垣縣。

【富丞相】名弼。

【以事中君】舜欽與劉

巽，用器故稱公錢，召妓樂，會賓客；王拱辰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俱坐自盜除名。

【三四大臣

句】時杜衍罷知兗州，范仲淹罷知鄆州，富弼罷知鄆州。

【滄浪亭】在吳縣盤門城內。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

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

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

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

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九縛切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

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

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

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

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

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者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

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

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

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者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一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幽州【治今河北省薊縣。自後晉石敬瑭，以燕雲十六州之地，賂契丹，而幽州乃爲契丹所有。】宋州【亦曰歸德軍，後升爲應天領宋城等六縣。治今河南商邱縣。】康定【仁宗年號。】皆補奉職【時眞宗錄三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曼卿爲右班殿直。

此係武職。】張文節【名知白，字用勛，滄州蓆池人。】濟州金鄉【今山東金鄉縣。】海州【今江蘇東海縣。】乾寧

靜軍【軍，行政區畫之名。宋分全國爲十八路，有軍三十九。乾寧永靜，均屬河北路。】永安【卽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東。

沁諷【字補之，齊州人。】契丹【自澶淵一盟，宋歲贈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兩國罷兵。】德明【西夏主。

宗時歸款於宋，封西平王，三十年不窺宋邊。】元昊【德明子。寶元元年，稱帝。仁宗削其官爵，絕互市，自是連年構兵。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

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人音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間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

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生時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宛陵】今安徽宣城縣。

【吳興】今浙江吳興縣。時聖前監湖州鹽稅。

【濤】富陽人。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累官至太子賓客。

【希深】名絳，以文學知名。所至大興學舍，好施宗族，喜賓客，累官至兵部員外郎。

【蝗】食苗蟲。有赤腳黃脚二種。

【高郵】今

江蘇高郵縣。

【京口】即鎮江。

【骨肉歸土二句】（禮檀弓）延陵季子長子死，葬於麻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去封，且號者

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雙音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簿，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

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

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

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

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崇公】修父觀，字仲賓，封崇國公。

【瀧岡】在江西永豐縣南鳳凰山，山旁卽沙溪市。

【官書】治獄之書。

【威平】真宗年

號。【道州】治今湖南道縣。

【泗】州名，治今安徽泗縣。

【綿】州名，治今四川綿陽縣。

【樂安】

屬棣州。【安康】見前。

【彭城】屬徐州。

【修貶句】時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貶書責之。

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夷陵，今湖北宜昌縣。

【南京】真宗建宋州爲南京，今河南商丘縣。

【今上句】今上，謂神宗。郊，祭天也。

【三朝】仁宗、英宗、神宗。【熙寧】神宗年號。

五代史職方考序

梁、唐、晉、漢、周爲五代。修撰新五代史，較薛居正之舊五代史，文少而事詳。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

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丘良切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

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

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

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

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

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

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族，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云爾。

【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軍節度】唐制，武官鎮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而大都督帶使持節者，

曰節度使。【信昭】信宗名徽，昭宗名晔。【梁】朱全忠篡唐，國號梁。【吳】楊行密據淮南爲吳王。【浙】錢鏐據浙東西，爲吳

越王。【荆】高季興領荆、歸、峽三州，梁以爲荆南節度使。【湖】馬殷據湖南北，爲楚王。【閩】王審知代其兄潮據福建，爲閩王。

【漢】劉龔繼其兄隱，據嶺南稱漢帝，是爲南漢。【岐】李茂貞據鳳翔爲岐王。【蜀】王建據兩川爲蜀王。【燕】劉守光囚其

父仁恭，據幽州，梁太祖以守光爲燕王。【晉】李克用據河東爲晉王。【莊宗】名存勗，克用子。【代】治今山西代縣。【幽滄】

幽州，治今河北薊縣。滄州，治今河北滄縣。【梁魏博】梁，治今河南開封縣。魏，治今河北大名縣。博，治今山東聊城縣。【同光】

莊宗年號。【秦】治今甘肅天水縣。【鳳】治今陝西鳳縣。【階】治今甘肅武都縣。【成】治今甘肅成縣。【營】治今熱河

凌源縣。【平】治今河北盧龍縣。【契丹】詳見伶官傳序。【石氏】石敬瑭，卽後晉高祖。【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新

媯、儒、武、雲、襄、應、朔、蔚、今河北口北津海道，及山西雁門道地。【**金州**】治今甘肅金縣。【**劉氏**】劉知遠，即後漢高祖。【**隱帝**】名承祐，知遠子。【**郭氏**】郭威，即後周太祖。【**劉旻**】即劉崇，知遠弟。【**世宗**】名榮，姓柴氏，郭威養子。【**瀛**】治今河北河間縣。【**莫**】治今河北任邱縣。【**淮南十四州**】今江蘇、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潢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南唐**】南唐主李昇。【**劍**】治今四川劍閣縣。【**蜀**】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隱，南海人，乾化時，封南海王，至弟襲稱帝。【**太原**】以北二句。十州：即并、汾、嵐、石、遼、沁、忻、代、麟，志在今山西省中部，劉崇據有其地，稱漢帝，史謂之東漢。【**南平**】唐莊宗時，封高季興爲南平王。【**羈縻州**】蠻夷內屬，列置州縣，以臣或叛，經制不常。其隸於河北、隴右、劍南、江南、嶺南、黨項州者，大約府州八百五十，六均號爲羈縻云。【**職方**】（周禮）有職方之官，掌天下之地圖，四方之職貢。【**山川物族二句**】某山、某水，屬於某地，所產之物，及其地之男女多寡，皆載於職方氏。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縣屬湖北省。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

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變，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

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擊去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擊去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

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音簋音樽爵音簠音，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從音認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釋奠【置俎於神前。禮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菜】祭以芹

（禮文王世子）始立學者，置罍器用幣，然後釋菜。【尸】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以卑幼者爲之。蓋因祖考遺體，以擬衆祖

考之氣。【必有合】合謂合樂。【國故】國有大故。【荀卿】名況，戰國趙人。【鬯】香酒也。以鬱金草釀秬黍爲之。【吉

凶鄉射賓燕】吉，謂祭禮。凶，謂喪禮。鄉射者，州長於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賓，謂賓客之禮。燕，謂燕禮。賓燕之禮，亦皆有射。

【社稷】王穀祠也。【加至聖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宋大中祥符元年，加諡至聖文宣王。【狄栗】字孟

章，長沙人。【九經】易、詩、書、三傳、三禮、共九經。【俎】薦牲之具。【豆】以木爲之。【篋】編竹爲之。【篋】製以竹，其形圓。

【罇爵】並酒器。【簠】盛稻粱器，以木爲之，其形方。【篋】盛黍稷器，以木爲之，其形圓。【詛詛】懼貌。（荀子）詛詛然常恐

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

峴山亭記

峴賢上聲。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

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

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峴山】在湖北襄陽縣南，東臨漢水。

【漢水】由湖北穀城流入襄陽縣境，至漢陽縣入於江。

【荊州】即襄陽。晉初爲荊州治。

【羊祜】字叔子，晉泰山南城人。武帝時，鎮襄陽，樂山水，恆造峴山，置酒聚詠。及卒，後人立碑於山，望者悲感，謂之墮淚碑。

【杜預】

字元凱，晉杜陵人。代羊祜都督荊州，伐吳，平之。

【汲汲】欲速之意。

【銘功】以平吳之功，刻於石。

【離騷】猶離憂也。

豐樂亭記

亭在滁縣西南琅琊山幽谷泉上。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潏烏孔切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

久矣。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產音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羽百年之深也。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音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滁】州名，治今安徽滁縣。

【豐山】在滁縣西南。

【幽谷】幽谷泉，一名紫微泉。

【滄然】大水貌。

【太祖】名胤胤。

【以周師句】李景、南唐主也。時太祖官拜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周顯德三年春，敗南唐將皇甫暉等於清流關。【清流山】
在滁縣西北，其上有關。【涵煦】猶覆育也。【掇】採取也。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

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

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_音兵不滿數千，公得保嬰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

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之偉男子之

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

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太師】官名。三公之最貴者。

【鄆州壽張】今山東壽張縣。

【宣義軍節度使】宣義軍，治今河南滑縣。節度使，爲唐代鎮

兵之官。【以身死國】彥章爲唐所擒，不屈死。

【鄆州管城】今河南鄆縣治。

【天福】晉高祖年號。

【梁晉之爭數

百戰】晉謂後唐莊宗，初封晉王，故稱晉。

【乾化】梁太祖及梁末帝年號。蓋末帝即位後，未卽改元，至五年始改也。

【莊宗】姓

李，名存勳，小字亞子。爲晉王克用長子。克用死，存勳嗣立，旋登帝位，彥章常心輕晉王，謂人曰：亞子圖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趙巖】

青州人。與張漢傑等擅權用事。

【大臣】如宰相敬翔等是。

【自必】必事也。

（太玄）赤石不奪節士之心。（註）石不可奪

堅，丹不可奪赤，猶節士之心事也。

【十有三君】後梁太祖暉，末帝頊，後唐莊宗存勗，明宗嗣源，愍帝從厚，廢帝從珂，後晉高祖敬瑛。

出帝重質，後漢高祖喬，隱帝承祐，後周太祖威，世宗榮，恭帝宗訓。

【五易國】梁、唐、晉、漢、周。

【八姓】梁朱姓，唐李姓，晉石姓，漢劉

姓，周郭姓，唐明宗本胡人，爲克用之養子，雖無氏，而實非李姓。廢帝爲明宗養子，本姓王氏。周世宗爲太祖養子，本柴姓。

【善善惡

惡】謂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也。

【舊史】舊五代史，爲宋薛居正等撰，共一百五十卷。

【康定】仁宗年號。

【節度

判官】宋時節度使，有判官爲僚屬，以判公事。

【滑】今河南滑縣。

【德勝之戰】德勝，渡名，爲河津之頸。時晉已盡有河北，以

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皆在今河北漢陽縣。其北城，卽今縣治。南城後圯於水，彥章旣受命，期以三日破敵，馳兩日至

渭川，引精兵數千趨德勝，舉鐵燒斷之，因以巨斧斷浮橋，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

【用笏畫山川】德勝之戰，末帝以彥章爲招討

使，段凝副之。凝陰與趙巖等相結，及破南城，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巖等又毀彥章於內，遂罷彥

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回第。

【段凝】開封人，初名明遠，後更名

凝。

【保嬰】天子之衛兵。

【中都】唐縣，今山東汶上縣。

【元昊】趙德明之子，於仁宗時，殺

其叔父山遇，遂反。

【通判】官名。宋初欲削藩鎮之權，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與知府知州共治政事。後遂爲例。

【區區如此】

言注意於小者如此也。

